

May 15, 1964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Members of an Albanian Women's Delegation and
Film Crew Workers**

Citation: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Members of an Albanian Women's Delegation and Film Crew Workers", May 15, 1964,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Gang er si Wuhan daxue zongbu et al, eds., Mao Zedong sixiang wansui (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vol. 5 (1961-1968) (Wuhan, internal circulation, May 1968): 112-115. <https://wilson-center-digital-archive.dvincitest.com/document/240167>

Summary:

Mao and visitors from Albania discuss the need to unite and guard against revisionism with the production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nd art.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Contents:

Original Scan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見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

维托·卡博(以下简称维托)：受到主席接见，感到幸福，这不仅是我们，而且是全体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光荣。

主席：什么时候到的？

维托：四月二十七日。

主席：大使什么时候来的？面孔很熟。

大使：十年前，当你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向你呈递过国书。

主席：你第二次来，欢迎你。他们几位(指阿电影工作者)是干什么呢？

维托：电影工作者。

主席：我们两国团结起来。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很多馬列主义政党(不是挂名的，是真的，就是修正主义所说的，“教条主义”的)团结起来。我们挨罵，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有人罵就好。

维托：敌人咒罵，我们就感到舒服。

主席：沒有人罵就是不舒服。许多事情別人不知道，这一罵就罵出来了，现在要辯论，要公开论战，许多人开始注意阅读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开始注意起研究谁是谁非。是修正主义对，还是“教条主义”对。你们、我们被称为教条主义，挨了很多罵；又是假革命、新托洛斯基主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者……，头上帽子很多。

维托：他们除了谩罵，别无他法。

主席：可是他们不敢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他们说他们很有理，可是不敢把我们、你们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要和他竞赛：我们说，我们发表你们多少，你们发表我们多少，好不好，他们不干。

维托：他没有理。

主席：就是。他无理，他不干。他们说我们无理。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你们把我们的东西发表啊！发表了，你们可逐条地批駁。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胆小得很，说他们是纸老虎有道理。

维托：对！对！对！

主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

维托：修正主义是他们的同谋。

主席：中国人都欢迎你们。

维托：我们到处都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处，欢迎都变成了友谊、热情的示威，告别时含着眼泪。这使我们感到不是小国小党，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是你们党

进行工作的结果。

主席：你们站住了，未被压下去，是一个伟大胜利。阿尔巴尼亚四面受敌人包围住，压不下去。他们提出无论如何要停止公开争论，你们赞成吗？

维托、大使：我们从来不同意。

主席：他们要停，提出那怕是三个月也好。

维托：赫鲁晓夫要争取时间。

主席：他们通过罗马尼亚向我们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此时团结报记者进来，主席站起来说：“欢迎你，你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走，我们就发表文章。我们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发表了其他兄弟党的文章。对他们的公开信还没有评完，只写了八篇文章，还要几篇才能评完。现在他们有新的提出来，又要时间。他们就想要开会，要五月中、苏两党开会。对不起，我想大概明年五月差不多。他们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说，把你们的“集体措施”拿出来我们看看呀。

维托：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主席：也许会搞什么“集体措施”，我们准备着。什么措施，你去搞吧！

维托：中国是巨人，在东北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啊！

主席：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开始有一点工业，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开始积累了一些农业的经验再有几个五年计划要好些。越整我们，也许越好点。

（问×××同志）你这位同志是谁？

陈：×××。

主席：现在搞文艺，去过延安吗？

陈：去过，见过主席几次。现在是搞电影工作。

主席：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此工作。

（问陈）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陈：一九三二年，在上海。

主席：那时是土地革命时代，长征是一九三四年。今天在座的有的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维托：契布里耶、齐乌是文教部副部长。

陈：还有作曲家、导演、摄影工作者。

主席：你们都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维托：群众组织也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执行党的路线。

主席：我们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没那么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陈：好多了。

主席：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又反映活人。你们国家可能也有这些问题？

維托：也有。有过去的残余，有外来影响。

主席：很顽固。

維托：特别是妇女。

主席：妇女要分青年、老年、中年，老人信迷信，因为她们一辈子受过许多苦，把希望寄托在神上。她们的下一代比她们好点。你们去杭州参观一下灵隐寺，每天都有许多人去烧香，有老头子，老太太，跟着他们的，还有她的儿子、女儿、孙子。他们是去真正烧香的，但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女是去玩的，不是真正烧香，是去逛逛杭州的。

情况也要看条件。在武汉、上海、杭州可看到木船、轮船工人不信神了，旧社会中轮船工人就不信神了，木船还信，敬龙王，因为没有保障，有风浪会翻船。妇女生孩子也是如此，医院有保证，她不信神了。没有医生，没有保证，还得信神。（问××同志）你们注意了吗？如果没有医生，叫她不信，就不行。

維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主席：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維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主席：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維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主席：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主席：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維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主席：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維托：专政。

主席：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維托: 完全同意。

主席: 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維托: 还有修正主义。

主席: 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維托: 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主席: 问题扯的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

维托·卡博(以下简称维托)：受到主席接见，感到幸福，这不仅是我们，而且是全体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光荣。

主席：什么时候到的？

维托：四月二十七日。

主席：大使什么时候来的？面孔很熟。

大使：十年前，当你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向你呈递过国书。

主席：你第二次来，欢迎你。他们几位(指阿电影工作者)是干什么呢？

维托：电影工作者。

主席：我们两国团结起来。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很多马列主义政党(不是挂名的，是真的，就是修正主义所说的，“教条主义”的)团结起来。我们挨骂，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有人骂就好。

维托：敌人咒骂，我们就感到舒服。

主席：没有人骂就是不舒服。许多事情别人不知道，这一骂就骂出来了，现在要辩论，要公开论战，许多人开始注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开始注意起研究谁是谁非。是修正主义对，还是“教条主义”对。你们、我们被称为教条主义，挨了很多骂：又是假革命、新托洛斯基主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者……，头上帽子很多。

维托：他们除了谩骂，别无他法。

主席：可是他们不敢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他们说他们很有理，可是不敢把我们、你们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要和他竞赛：我们说，我们发表你们多少，你们发表我们多少，好不好，他们不干。

维托：他没有理。

主席：就是。他无理，他不干。他们说我们无理。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你们把我们的东西发表啊，发表了，你们可逐条地批驳。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胆小得很，说他们是纸老虎有道理。

维托：对！对！对！

主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

维托：修正主义是他们的同谋。

主席：中国人都欢迎你们。

维托：我们到处都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处，欢迎都变成了友谊、热情的示威，告别时含着眼泪。这使我们感到不是小国小党，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这是你们党进行工作的结果。

主席：你们站住了，未被压下去，是一个伟大胜利。阿尔巴尼亚四面受敌人包围住，压不下去。他们提出无论如何要停止公开争论，你们赞成吗？

维托、大使：我们从来不同意。

主席：他们要停，提出那怕是三个月也好。

维托：赫鲁晓夫要争取时间。

主席：他们通过罗马尼亚向我们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此时团结报记者进来，主席站起来说：“欢迎你，你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走，我们就发表文章。我们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发表了其他兄弟党的文章。对他们的公开信还没有评完，只写了八篇文章，还要几篇才能评完。现在他们有新的提出来，又要时间。他们就想要开会，要五月中、苏两党开会。对不起，我想大概明年五月差不多。他们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说，把你们的“集体措施”拿出来我们看看呀。

维托：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主席：也许会搞什么“集体措施”，我们准备着。什么措施，你去搞吧！

维托：中国是巨人，在东北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啊！

主席：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开始有一点工业，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开始积累了一些农业的经验再有几个五年计划要好些。越整我们，也许越好点。

（问×××同志）你这位同志是谁？

陈：×××。

主席：现在搞文艺，去过延安吗？

陈：去过，见过主席几次。现在是搞电影工作。

主席：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此工作。

（问陈）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陈：一九三二年，在上海。

主席：那时是土地革命时代，长征是一九三四年。今天在座的有的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维托：契布里耶、齐乌是文教部副部长。

陈：还有作曲家、导演、摄影工作者。

主席：你们都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维托：群众组织也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执行党的路线。

主席：我们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没那么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陈：好多了。主席：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又反映活人。你们国家可能也有这些问题？

维托：也有。有过去的残余，有外来影响。

主席：很顽固。

维托：特别是妇女。

主席：妇女要分青年、老年、中年，老人信迷信，因为她们一辈子受过许多苦，把希望寄托在神上。她们的下一代比她们好点。你们去杭州参观一下灵隐寺，每天都有许多人去烧香，有老头子，老太太，跟着他们的，还有她的儿子、女儿、孙子。他们是去真正烧香的，但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女是去玩的，不是真正烧香，是去逛逛杭州的。

情况也要看条件。在武汉、上海、杭州可看到木船、轮船工人不信神了，旧社会中轮船工人就不信神了，木船还信，敬龙王，因为没有保障，有风浪会翻船。妇女生孩子也是如此，医院有保证，她不信神了。没有医生，没有保证，还得信神。（问xxx同志）你们注意了吗？如果没有医生，叫她不信，就不行。

维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主席：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主席：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维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主席：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主席：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

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维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主席：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维托：专政。

主席：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维托：完全同意。

主席：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维托：还有修正主义。

主席：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主席：问题扯的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